

製也

達眞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今大制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矣

陳象古曰樸散爲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長治爲器之主也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材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也豈假聖人強力以割之哉

黃茂材曰樸者道也渾然而已散則爲器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道故爲官長夫以道制天下者何用割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

圭

心集七

碧虛子陳景元曰已死也老子以謂非徒失道必見其不得死

穎濱蘇轍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黃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也使易武反天下而欲爲之其不自得力可見矣一人之身爲物之所侵寇者甚多欲取其身於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清靜自得之場而乃爲之則是自亂也

程大昌曰因其理之當然循而行之不敢參以己意是之謂

以天下爲天下而非已之敢任也若屈當然之理而自出操縱是取天下而爲之者也故知其決不能遂也不得已者欲取而不遂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其眞故曰執者失之

穎濱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夫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况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

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乃神器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則以人滅天以故滅命吾見其不得已黃帝南望而元珠遺七竅始鑿而混沌死故不可爲也爲則有敗執則有失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爲而視耳何爲而聽手足何爲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爲可執也歟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槩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去泰

御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於時而制於數固未免乎累唯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慾不齊而吾心常一又聖人覩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宇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於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甚奢泰皆過當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

五

小集七

越分因茲甚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之特垂深戒

穎濱蘇轍曰陽陰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噓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而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

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臨川王安石曰安於所安則能去甚以儉爲寶則能去奢以不足自處則能去泰矣

陳象古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爲之孰之不知其要故也

清源子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爲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噓之則煖或吹之則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

去

心集七

寒或其勢強或其力羸或始而載載安也盛也或終而隳其行也其噓也其強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寒也其羸也其隳也近於不及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程大昌曰甚也奢也泰也則不可不去而未至於已甚已奢已泰則置之勿論曹參從蓋公學黃老而曰不擾獄市以爲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而擾之則姦人無所容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